



石头堆里跳出来的铜刻大师



□文/图 半岛记者 王永端

与黄铜、刻刀和锤子为伴，这并不是李金城当初职业所选。

早年大学毕业后的李金城，受父辈影响，他从事的本是石刻技艺。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，让他拿起了凿子和锤子，叮叮当地在黄铜上刻起了文字。就是这次不经意的尝试，李金城的铜刻技艺，不仅在山东出了名，还被邀请到中央美院、中国书法研究院和北京荣宝斋等艺术殿堂，现场凿字并被珍藏。就连有着“天下第一名社”之盛誉的西泠印社，都遣人到李金城的雕刻工作室观摩学习。

书画界一名家曾评价李金城，他这个在艺术领域不安分的铜刻大师，是从石堆里跳出来的。

勒石，悟道“软硬兼施”

在李金城位于平度国开实验学校内的雕刻工作室，墙面上挂满了国内众多书法大家的作品，他曾将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雕刻在了厚厚的铜镇纸上。

铜镇纸就是用铜做的纸镇，又称文镇或镇尺、书镇等，是文人写字作画时用来按压纸张、绢等的文房用具。

“早年的我，其实是一个石匠，与铜不沾边。”戴着一副眼镜的李金城声音浑厚，沉稳内敛。

1974年出生的李金城毕业后从平度到了滨州，学习在石头上刻字或雕花。“当时去那里，是出于对这门技艺的热爱以及受叔叔的影响。”李金城说，“那时叔叔家在滨州有一个石材厂。”

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学生，手持锤子和凿子与石头“对抗”，连他都觉得“自己的第一份职业与想象中的不太一样”。李金城的记忆中，第一次拿凿子在一块大理石上刻字，叮叮当当地一天下来，他左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已经肿胀和麻木了，而敲打了一天锤子的右臂疼得都抬不动。

从学生到“石匠”，李金城明白，如果连一把锤子和一根凿子都拿不动，他将无法面对未来的生活。次日的李金城继续开石凿字，数日后，一幅长30厘米、宽20厘米的石刻完成了。“这个石刻作品尽管不大，但它是自己的处女作。”李金城说，看着这块石刻，他油然而生出了成就感。而此时，他的手上早已被磨破后生出的茧子。

就这样，李金城每天都在大理石、花岗岩等硬石堆里，与石头打交道。在滨州的两年，这个面对困难不服输的“石匠”，石刻技艺已磨砺得异常纯熟。

不久之后，李金城这个家族石雕的“顶梁柱”从滨州来到了青岛，继续从事他的石刻技艺。

“刻得最大的单字高达1米，最小的单字如指甲盖大小。”李金城说，在石

头上刻字，除了能刻、会刻之外，这些年最让他欣慰的是在刻字的过程中悟到“软硬兼施”的功夫，有了这样的功夫，字体看上去才有灵性。

刻铜，技惊美院教授

机会总青睐有所准备的头脑，在李金城身上得到了应验。

李金城从滨州返回青岛半年后，在岛城石雕界已是小有名气的人物。一天，平度市博物馆的一名负责人找到了李金城说，博物馆有几块铜条，看看能否在铜条上刻字作为铜镇纸，带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文化交流。

在铜条上刻字，这对李金城而言还是第一次。“我不知道能不能行，但我可以试试。”李金城稍加思索说。

“铜的硬度很高，但当时我刻过的石材印度红的硬度也很高。”李金城告诉记者，“成与不成，尝试才知道。”

当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铜条带给他，他拿起凿子守着这名工作人员在铜条上尝试开来。叮叮当当，两三个小时后，铜条上竟然被他刻下了几十个字。

“发现功夫还可。”李金城说，“第一次刻铜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。”而端详着眼前刻在铜条上的书法字体，博物馆工作人员也禁不住连声称赞起来。随后，李金城又根据博物馆的要求，在多块铜条上刻了字。

当博物馆将李金城的铜刻书法作品带到中央美院时，美院的教授根本就不相信铜条上的字体出自人手之工，认为是蚀刻或激光雕刻。尽管博物馆工作人员一再声称这确实出自一民间石雕艺人之手，但这位仍不敢相信的教授还是带着一队人马专门来到了青岛，他要看看这个徒手雕铜的民间艺人有多大能耐。

随着李金城的锤子和刻刀碰撞发出的声响，铜屑离开铜板四处飞散，美院教授的书法作品逐渐显现在了铜板

上时，教授激动地擦亮眼镜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。

“实在想不到书法字体还能人工雕刻在铜板上。”中央美院的这位教授说，“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”

在李金城看来，“一开始觉得铜刻与石刻没有多大区别”，但在铜板上刻出有灵性的文字，铜刻比石刻难多了，铜刻的刀锋容易跑偏，对锤子用力大小也有着严格的要求。“力气太大不行，太小也不行。”他说，“只有正好才行。”

此后的一段时间，李金城将雕刻的目标从石头转移到了铜板上。“重点在铜镇纸上刻字。”他说，“刻铜至少在山东是没有先例的。”

追艺，他是个不安分的人

李金城说：“我曾一度想过放弃，因为铜刻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。”

“如果石刻用1分力，那铜刻就得用9分。”李金城表示，除了用力上的悬殊外，关键是用石刻的工具在铜板上刻书法作品，灵气不足。

为找到字体的“灵气”，李金城一边进行铜刻，一边研究起了“凿子”。“用钢笔写字，显然没有毛笔的效果。”李金城说，“你用石雕的凿子在铜板上凿字，不太对路。”

经过长达数年的研究，李金城研制出了一种专门雕刻铜镇纸，硬度极高的合金凿子，用它雕刻出的书法作品笔画灵动，深浅恰当。之后，他研制的工具顺利通过了国家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。

有了“金刚钻”，让有着扎实雕刻功底的李金城信心满满地承揽起“瓷器活”。

从2006年开始，李金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铜镇纸的雕刻与研究上。

在铜镇纸上雕刻书法作品的技艺，在当时的国内并不多见。为此，李金城专门研究起了这门技艺，他的技艺很快引起了国内书法界和画界的注意。此

时，国内一些书法名家也纷纷找上了门，希望将自己的书法作品雕刻在铜板上。

“写在纸上的书法尽管可以传世，但不好储存；雕刻在铜上的书法不但好储存，而且更有珍藏价值，更有传世价值。”李金城说，“铜刻书法传世，可谓凤毛麟角。”

李金城说，他曾在3米×1.2米的铜板上雕刻了书圣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和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等作品。“铜板上刻的最大的字大约有6厘米，最小的字仅0.5厘米。”

著名书法家刘健观其创作连声感叹：“使刀如笔，无半点矫揉造作，堪称一绝”。国家一级美术师、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胜洪说，铜刻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艺，对艺人的素养要求特别高，不仅要有较高的艺术天赋，更要有良好的体力和耐力。雕刻者要达到“虽刻犹写”的至高境界，对臂力、掌力以及对刻刀的掌握程度，都是严格考验。

李金城的铜刻技艺不仅在山东出了名，他还被邀请到了中央美院、中国书法研究院和北京荣宝斋等艺术殿堂现场凿字，之后他的铜刻作品被上述单位珍藏。就在不久前，有着“天下第一名社”之盛誉的西泠印社，都来到了李金城的工作室观摩学习。

“我也想不到，现在愿意珍藏铜刻作品的人是如此之多。”李金城说，正是源于此，他先后在北京、苏州、郑州和宜昌等地设了工作室。

“他是石堆里跳出的铜刻大师。”书画界一名家评价李金城，“艺术领域，他是个不安分的人。”



扫码观看精彩铜刻技艺